

一夕谈

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

□荷塘月色

读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口述的《上学记》，感慨良多。

“五四”后的中国，笼罩在一连串的战云阴影里。几十年烽火，国难当头，老一辈知识分子，咬紧牙关坚守文化阵地，面对敌机的不停轰炸，在西南联合大学中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似精卫填海，创造了中华民族史上的伟大奇迹。

几十年后，这些从敌后逃难，穿草鞋走中国，住茅草棚的穷学子中，先后出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学术界泰斗，世界级学者。1957年，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两弹元勋”邓稼先，走进大漠戈壁隐姓埋名31年，为共和国的核工业，鞠躬尽瘁而后已，壮大的蘑菇云见证了他的丰功伟绩；生物化学家生部承鲁院士成功研制的胰岛素上世纪60年代曾轰动世界……

惊讶于在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环境恶劣，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条件下，老一辈学者们竟能成为幸福的读书人。据何先生回忆，汪曾祺在联大读书时头发很长，破衣烂衫，趿拉着布鞋一副落魄相，样子秃废却不失风趣幽默，生活清贫而精神世界丰富。何先生与世界级学者王浩讨论“幸福”问题，结论是幸福最重要的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战乱、混乱、错乱之下，老一辈学者们却活得释然，无奈中发现的是有趣，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们牢记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做亡奴。

《上学记》是何先生风雨人生的记录，更是我们今日反省的对照。联大学术空气自由、宽松，老师与学生之间有很

多交流的机会。学生大都背井离乡，寒暑假也不回家。他们除了学习，就是坐在草地上聊天讨论问题。如今，不断扩招的大学，一座座宏伟的宿舍楼拔地而起，相比之下，学子们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他们却不快乐，郁郁寡欢。大批成绩优秀的学子力争奖学金走出国门，家长们则削尖脑袋，不惜重金将子女送往国外，导致人才大批流失。问题出在哪里？

“江山代有才人出”，何先生说人才永远都有，问题是得给他们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社会如果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眼下，一些年轻人对幸福的理解很庸俗，论文都花钱请人代写。每天习惯于发牢骚，抱怨学校不好工作不满意，抱怨居高不下的房价，抱怨钱不够花，甚至抱怨饭菜不合口味，却很少有人抱怨自己的能力和学术水平。事事汲汲于功利，张口闭口金钱，真正花在做学问上的精力少得可怜，整天除了忙“包裹”、排斥挤压之外，似乎感受不到人生还有其他乐趣。

有人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闻听不胜唏嘘！

晚年的何兆武先生，仍处世低调淡泊名利。面对清华、北大分给的新房，只是笑笑“年纪大了，嫌麻烦”拒绝了；八十岁生日那天，他婉言推辞了清华给他办的祝寿宴，锁上门家躲进图书馆读了一天书。

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就冲没了。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何先生等老一辈的学者们，他们就像柔软平和的水，静静地流淌。

百姓纪事

妈妈改了，孩子好了

□何昕

闺女升入中学后，家里开始硝烟不断。

比如，晚上闺女在家学习时，眼看着她做作业时，头又低了下去，背弯成了一张弓。为了保护视力，我赶紧提醒她：头抬高一点，一尺一寸一拳。三次以上就扔给我一句：成天说，烦不烦啊。“砰”一声，把房门关上，干脆让我看不到。

为了尽快终止争吵，我只好强压怒火。时间又过去了近一个小时，我轻轻打开闺女的房门，可能是空气不流通的缘故，屋里有点家具油漆的刺激性气味。好心提醒她：休息一会儿吧，打开门空气也能好点。“开着门你唠叨个没完，关上门我还是有错，到底让我怎么着！”

好吧，这就是传说中的青春期。冲突不可预见，毫无道理可讲，我的人生经验全然派不上用场。虽然曾经有所耳闻，可我还是低估了它的杀伤力，被各种状况搞得心力交瘁。生活每天都在继续，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成了问题，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开始搜寻各种办法，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中说到国外的父母在孩子青春期，遇到类似情况时，一般会邀请邻居来帮忙，旁敲侧击，曲线救国，借别人之口把自己的话说出来。嗯，我感觉这是个好办法。虽然说完全照搬让邻居帮忙不太现实，但我可以求助于不说话的帮手——文字。因为女儿有阅读的习惯，实现我的想法并不困难。

我订阅报纸好几年了，以前只是自己看。它内容全面，热点新闻、娱乐八卦、美文、心理、养生都有。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有很多内容正好是我想说的。浏览一遍下来不到半小时，不会占用过多时间，各方面都满足我的需要。

从此，我有意和闺女闲聊报纸上有意思的文章，引起她的兴趣。渐渐地，每天晚饭后看报纸，成了她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有的报道内容正是我成天唠叨却让她反感的话。5岁小女孩吃零食太多，患了肝病，所以千万不能吃过多

零食；15岁中学生离家出走，家长焦急寻找，劝告孩子要理解家长；专家建议，学习一小时要保证休息十分钟，对视力有好处……简直就是我的代言人。

一段时间之后，我看到了效果。闺女不再动不动就变成刺猬，有话尽量好好说，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和我对抗的次數越来越少。对控制她吃汉堡、薯片、炸鸡，现在也不抱怨了。

改变是双向的。就在我研究学习有关青春期教育文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意识到应该尊重孩子的独立性，尊重孩子的正确意见，尽可能设身处地理解她。平时不但要关心她的学习成绩、生活起居，更要关注孩子的内心需要。让自己成为她的坚实后盾，获得更多的力量和信心，这才是我更应该做的，而不是简单地要求她听妈妈的话。相信闺女也感受到了我的变化，要不娘俩现在怎么能亲密如初呢？



@ ——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 —— 鹰城网事

· 传记连载

邓小平传

(28)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月二十日，在二野第三、第五兵团迂回到成都以南以西时，一野十八兵团已进到绵阳、巴中、江油一线。至此，人民解放军完全截断了胡宗南部向西南、西康的退路，从西、南、东三面，对由陕甘、重庆等地退集成都周围的四十余万国民党军形成袋状包围。

接下来的围歼战怎么打？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反复研究后认为，胡宗南部在向康、真的退路被彻底截断后，“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为求有把握地歼敌，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第三、第五兵团及各军首长并贺龙等的电报中提出：“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邓小平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第三、第五兵团及各军首长并贺龙、李井泉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49年12月21日。）

这时，被围困在成都地区之敌，欲逃无路，求援无望。面对人民解放军几路大军的重重包围，十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第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率部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使处在四面包围中的其他国民党守军更加恐慌。胡宗南眼看成都难保，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会后第二天，他把军队交给他的亲信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指挥，自己步蒋介石之后尘，悄悄乘飞机逃往海南岛。蒋介石、胡宗南相继逃向西南，使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守军陷入极度混乱中。二十四

日，李文在绝望中集中七个军由崇庆、新津地区向西南突围，被一举击溃。

二十四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抓住国民党守军混乱不堪的有利时机，向被围困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出最后《忠告》，劝告他们“认识时势，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投到人民政府方面来”。当天，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这个《忠告》。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二十四日，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部在彭县宣布起义；二十五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在德阳宣布起义。

李文仍然执迷不悟，继续组织残余兵力，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企图夺路逃命，再次被粉碎。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协同作战，发起全线攻击，战至黄昏，全歼李文部，生俘李文及第五兵团五万余人。

二十七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解放军不战而下成都，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被歼灭，蒋介石苦心构筑的大西南防线土崩瓦解。

成都战役刚结束，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和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分别接到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电话指示：二野的部队一兵一卒都不进成都！要让贺老总带十八兵团进驻成都。此前，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杨勇、杜义德及各军首长的电报中也明确提出：“二野及四野五十万部队主要是解决胡宗南部，不得派一兵进成都城区，违者按级查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杨勇、杜义德及各军首长的电报，1949年12月25日。）（未完待续）

· 小说连载

首席医官

(16)

■文/谢荣鹏

一步登天

邵海波一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等迷迷糊糊一睁眼就知道坏了，要迟到！脸都顾不上洗，他赶紧开车赶往医院。

等一进入大门，邵海波的心就沉了下去。张仁杰可不正在门诊大楼的下面站着吗，现成的把柄就这么送到了对方手上，等着挨整吧。

把车停好，邵海波就小跑前进，迎向了张仁杰。一边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实在不行，大不了给在外省的老同学打个电话，听说他现在已是某地级市卫生局的副局长了，安排自己应该不成问题吧。

“张院长，我迟到了，我向你检讨。”邵海波三十好几的人，大庭广众下像小学生一样给老师做检查一样，这话说出口的时候，他的脸烧得直难受。

本以为迎接自己的会是狂风暴雨，谁知张仁杰却是笑嘻嘻的：“海波啊，这几天确实辛苦你了，为了冯厅长的病，你日夜操劳，迟到一会儿又有啥子嘛！等冯厅长痊愈，我批你几天大假，好好休息，养好了精神，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嘛。”

邵海波的脑袋一时转不过来，怎么回事？“院长，我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昨天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了。”

张仁杰带着嗔怪的口气：“你看你这个同志，老虎尚且有打盹的时候呢。回头我一定要号召全院向你学习，时刻不忘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说完，张仁杰亲热地拽住邵海波的胳膊，“走，陪我去探望一下冯厅长。”邵海波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小心问道：“冯厅长的病有没有好点？”

“奇迹！简直是奇迹！”张仁杰放大了嗓子，“冯厅长的病，已然好了大半。海波啊，好好干，像曾毅这样的人才，以后要多多为我们医院引进，下次开会，我准备提议就由你来负责这项工作了。”

邵海波一听，差点滑倒在地，这么说，自己的主任一职非但不会撤，反而要进入院级管理层了？从门诊大楼一路穿过去，看到这一幕情景的医生护士全蒙了。院长一大早就站在门口望穿秋水，大家以为是在等候某位重要领导呢，原来是在等邵主任！不会吧，听说院长昨天当众发火，要让邵主任到急诊室去报到，难道这传闻竟是假的？

邵海波昨天一晚上没睡好，张仁杰又何曾合过眼，他整晚都在琢磨着要如何才能挽回冯厅长对自己的不良印象。

本来自己错割了冯厅长一刀，想弥补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呢。昨天又干不该万不该，急于抢功说错了话，以至于让冯厅长误会了，现在能在冯厅长面前说上话的，好像就只有那个曾毅了。可对方只是个实习生，随时拍拍屁股就能走人，根本不受自己这个院长的约束。再说了，自己跟对方也没什么深的交情，人家未必肯为你讲话啊。

想来想去，张仁杰就想到了邵海波的身上。邵海波是曾毅的师兄，自己对他好，那就是对曾毅好嘛，只要那小子不糊涂，应该知道要怎么办了。打定了主意后，张仁杰便早早地来到医院，就等着邵海波来上班了。

推开特一号病房的门，就听到了冯玉琴的笑声，此刻她又恢复了风采，容光焕发，和昨天那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比起来，完全判若两人。

看到张仁杰进来，冯玉琴的脸又拉了下来。张仁杰一看冯玉琴的脸色，就知道情况不妙，不过还是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冯厅长，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医院已经决定给曾毅大夫转正，并且享受专家待遇。这几天，就让他留在这里，专心照料冯厅长。”

冯玉琴鼻孔里“哼”了一声：“曾毅的去处，就不劳张院长费心了，我已经有安排了，明天他就到卫生厅的专家医疗小组报到。”

明日关注：铁娘子康复